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肆輯·肆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孫燾撰

毛詩說三十卷

清嘉慶二十年世德堂孫氏刻本

肆輯・肆冊目錄

毛詩說三十卷〔清〕孫燾撰

一

詩傳考六卷〔清〕陳孚撰

一七五

詩經說鈴十二卷〔清〕潘克溥撰

三八九

詩音十五卷〔清〕高澍然撰

五三七

〔清〕孫燾撰

毛詩說三十卷

清嘉慶二十年世德堂孫氏刻本

嘉慶二十年乙亥秋鐫

毛詩說

世德堂孫氏藏板

自序

子所雅言詩爲首諸弟子皆飫聞之子夏恐浸久而失其傳於是序明作者之意以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於是毛傳爲學者所共推宋儒好求新義謂孟子言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遂盡棄毛學以意立註棄毛言詩而謂得詩人之旨是猶夢中飲酒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後人稍覺其非又未能申述毛義徒憎宋說而駁之駁又不當是夢之中又占其夢焉余悲之久矣欲爲毛氏作墨守往者王肅孫毓之徒

毛詩說

自序

一

競申毛說今已散佚獨鄭氏箋存孔氏爲之疏而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爲之說歐陽氏已論之今依註疏本凡鄭異毛之處孔氏已云鄭與毛異則鄭說概擯不錄孔強以全毛實非毛義則以已註易之若鄭氏已得毛旨則不求異卽宋列毛傳下昔夏侯勝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余以孔疏辭太繁繁則意不清故寧疏略不多引之至改易鄭箋處

時有難之之語非憎鄭也以爲不如是則毛義不明也以俟後之君子

毛詩說

自序

二

毛詩說目次

國風

周南第一

召南第二

邶第三

鄘第四

衛第五

王第六

鄭第七

齊第八

毛詩說

目次

魏第九

唐第十

秦第十一

陳第十二

檜第十三

曹第十四

豳第十五

小雅

鹿鳴之什第十六

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鴻鴈之什第十八

節南山之什第十九

谷風之什第二十

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魚藻之什第二十二

大雅

文王之什第二十三

生民之什第二十四

蕩之什第二十五

周頌

毛詩說

目次

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魯頌

駉之什第二十九

商頌

那之什第三十

毛詩說卷一

國風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維風天下而歸焉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正風故以風化言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

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

毛詩說

卷一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者詩之義也隨篇求之

國風二雅三頌詩之名也疏云風雅頌皆以比興賦為

之辭嚴氏聚非之云此以風雅頌借比興賦言之謂三

百篇之中有此六義非指詩名之風雅頌也如孔氏說

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義耳何名六義哉

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

也故得與數陳之賦直比之比感物之興而為六也

毛不註序未識其旨但序云詩有六義則風也雅也頌

可知嚴義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商相應也諫諫歌

依違不直諫方欲道變風變雅之作故言有風刺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

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國史

采詩令瞽矇歌之以吟詠人之情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此謂變風之作疏云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

陳有太姬好巫歌舞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

是其風俗改變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

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不隨俗而流蕩也苟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得取以節之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本意主於懷舊因道舊時之俗故謂之風與六義

異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王者施于天

下之事而四方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國正

之義道王者政事六義之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者故有小雅大雅之分矣

此本史記或謂大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詩由先王盛德故有此形狀容貌謂太平

告使知之故為作頌六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召南風

之頌但稱美之義異也始正雅道政事之始周頌商

頌美盛德之始此四者後之作者不能外也詩理全極

盡於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時言之稱王者召南十四篇未受命

時作故據今言之稱先王實一也體是風不可以繫王
身故繫於周召疏云以二公爲王行化故也周召采地
詩非采地之人所作又采地不足以行

王化故加南大文王化行于南土也

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疏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哀窈窕思賢

既進則樂之無傷缺其善心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若苟淫其色則善心傷惟后妃不也是后妃之

德亦文王是關雎之義也

關雎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雎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

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

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就

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註毛以有關關

毛詩說

然之和聲者王雎也其雎者常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

隨興者喻后妃於君子無不和諧也而退處于深宮不淫

其色孔子曰關雎興于鳥取其雎雄之有別傳據

此又增擊者釋關雎也王雎水鳥好在江邊注中

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遠匹也言后妃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遠匹也言后妃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遠匹也言后妃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遠匹也言后妃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遠匹也言后妃有窈窕淑

而不周曰輾轉輾轉猶婉轉

反側猶反覆俱臥而不正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注已得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傳琴瑟友

樂之註謂設琴瑟以待淑女來則以朋友之道親之

與妻本有友道故云友之也后夫人房中之樂琴瑟鐘鼓

並有琴瑟之聲專一喻后妃專一于淑

女也鐘鼓之聲大喻后妃德至盛也

之傳毛擇也註欲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安有鐘

爲采之先擇也註欲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安有鐘

力樂以琴瑟鐘鼓者禮之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

毛詩說

天下以婦道也註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有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

移也中谷中維其葉萋萋茂盛貌註葛之性延蔓今移於

生之谷中維其葉萋萋茂盛貌註葛之性延蔓今移於

母家也葛長而漸移猶女長而有嫁端故王肅云葛生於

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谷中水之所注葛覃得

其潤澤葉萋萋然猶后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傳

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註叢木叢生

之木穀桑之屬是也黃鳥以時往飛集于叢木之上其鳴

美行聞於遠也后妃本父母師傳之教離父母而歸夫家

趨時常以葛熟來往桑間詩言嫁女每以葛之

亦與耳是刈是穫為絺服之無斂傳漢書之也精曰
直賦耳是刈是穫為絺服之無斂傳漢書之也精曰
古者王后織元統公侯夫人紵縠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
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之服事也后妃
見葛可采取於是刈取之於是浸煮之煮治已訖乃績績
以為絺所以為絺從事之無厭倦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為常
也絺綌所以為暑冬則衣絺絺猶為之則凡女功之事無不
文可知舉莫如為絺綌猶為之則凡女功之事無不
其甚者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

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師氏告我
是歸嫁人之事者后妃言我見教於師氏我師氏告我
功不歸嫁人之事者后妃言我見教於師氏我師氏告我
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
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曷何也私服安靜公服安否
謂薄辭辭濯衣垢也垢則私也曷何也私服安靜公服安否
謂私衣后妃言我之私衣垢甚者欲煩擗之不甚者但欲

毛詩說 卷一 五

辭濯之后妃將使辭時必議量言我衣服何者當辭私服
垢宜辭也何者當不辭公服無垢可不必辭也服此辭濯
之衣是躬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註
儉節用也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註
矣言子賢而父母心安也詠
之所以風天下使皆盡婦道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
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
於憂勤也註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如此也在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采采是志耳

人事采此卷耳之榮而慮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也卷
耳易得也豈真不能盈亦憂念之如此以興后妃之志以
為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君子之賢豈必不能棄而欲
其求之審之惟恐其或失之者亦憂念之如此以興耳實

頭筐無不盈是其過于憂故傳云憂者之興也求賢審官
君子之事已欲輔佐之猶人事采采耳之榮欲以助飲食
故以喻焉若耳江東人呼為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寘置
常哀可為若耳江東人呼為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寘置
列也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恐賢
人不進所
以憂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傳陟升也崔嵬上山之戴石者虺隤
虺隤而病馬升高而人不恤則馬病猶臣勤勞而君不知
則臣病后妃憂之也有騶傳曰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
疆力則能安國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
是馬喻臣下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
長也註后妃言臣下勞苦我欲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
燕以勞之勢而見知莫不盡力我維以此不復長憂思也
陟彼高岡我馬虺隤傳山脊曰岡元馬病則黃虺隤黃
病虺隤者病之狀元黃者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之
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傳

毛詩說 卷一 六

飲角爵也傷思也註君恤臣勞宜有重賜豈惟飲
酒言且酌酒飲之者婦人酒食是議思不出位
陟彼砠矣我馬虺隤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傳砠石山戴土曰
病也吁憂也虺隤孫炎曰病人疲不能行之病痡馬疲不能
進之病註升彼石山戴土之祖矣我馬已瘡然不能行矣
我僕已瘡然不能進矣僕亦喻臣也臣不竭力不能安國
譬之如升山馬疲而僕又疲不能越險我與君子一體云
何乎而得升山馬疲而僕又疲不能越險我與君子一體云
之矣言已宜憂勤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疏逮下

恩意接 及其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傳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

也葛草之蔓延者藟葛類亦延蔓生言南土有下曲之木
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攀而纏繞之以興后妃以恩意及

下故其下衆妾上附事之妾並進于君子而得其所猶葛藟之緣物而起得以茂盛也言南有者木盛莫如南土化自北而南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是也言樂是君子文王指言南矣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是也言樂是君子文王由此故福祿安止之后妃不嫉妬生子衆多是福祿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荒奄將大也之謂大有福祿也當先言福祿就之然後言安止之然後言大之不依序者主與樂之官尚相應故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荒奄將大也之謂大有福祿也當先言福祿就之然後言安止之然後言大之不依序者主與樂之官尚相應故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荒奄將大也之謂大有福祿也當先言福祿就之然後言安止之然後言大之不依序者主與樂之官尚相應故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毛詩說

卷一

七

螽斯羽說傳螽斯蚣蝋也說說衆多也凡物有陰氣而生子故能說說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也后妃不妬忌生子衆多譬如螽斯然以不妬之故其子衆多說然也凡傳言與也者與者興起志意有未盡故題曰與此則直比之故不言矣螽斯言羽者螽斯羽蟲故以羽協空爾子孫振振兮振振仁厚也后妃之德寬句也空爾子孫振振兮傳振振仁厚也后妃之德寬無不仁厚后妃之子衆多已盡上比義此又轉言爾后妃之子孫無不振振然仁厚子肖其母由母使然也故言矣

螽斯羽薨薨兮傳薨薨衆多也註衆多空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慎也註不敢專寵是后妃戒慎也則空女之子孫繩繩兮無不戒慎止言生子多兼言孫者取以協句且亦多矣

螽斯羽揖揖兮空爾子孫蟄蟄兮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註會聚者謂既飛

復欲羽揖揖然而衆也子孫和而羣集后妃性行和固安然序云言若螽斯不妬忌則螽斯實不妬忌耳今螽斯之盛皆其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不妬之微豈微蟲而無由知之乎鄭氏依序立說毛意當然故據爲毛說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也傳男女以正謂年不過限三章上二句是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其少壯也灼灼然木少壯則華盛也興者喻婦人盛年則容色美周南之國被后妃之化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謂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國有桃傳以桃爲喻民此誠民間之嫁娶取女少而色美桃有華之盛者故以喻之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輪時是子往嫁正得善時宜以有室家

毛詩說

卷一

八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傳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也喻女之有德也言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室家猶時女子皆有婦德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蓁蓁至盛貌有德有形體至盛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然則男未三十女未二十皆以禮會合儀文備具故盛矣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一家之人儀文備具故盛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也 免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耳極之丁丁傳肅肅敬也免且免也丁丁極也捕兔此人敬其事肅肅然能敬必有德爲免作耳之人猶

樂宜用之而不得用故我欲刈取之傳五尺以上曰駒駒大夫所乘游女不止一人往嫁不獨一家故廣言之此傳簡器與義不明綱繆傳曰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而後束然則新必以人功刈之而後成用喻女必備六禮娶之而後為妻矣箋云于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饋游女出嫁漢之廣矣不可沐思江與已何干而致禮饋乎非毛旨也之承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枚曰條餘曰枚註墳水涯言循彼汝水之

既而夫者是已之君子勤于王事理其本未譬如伐薪然既薪其枝又截其幹不竟不已也伐條枚比耳箋云伐薪

毛詩說

卷一

士

於汝水之側非毛意也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毛未有作實事者也

見怒焉如朝飢之思食子何日歸已思之而未得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註木斬而復生猶事訖而復起也既見

君子不我遐棄傳既已遐遠也註若反已得見之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憂悶之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註魴大魚水淺搖尾多則血流注尾而

尾赤喻君子勞病也所以勞病如此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者由王家之事急如火不可緩悶之也

傳孔甚邇近也註又言雖則如火然父母相去不遠不必念家而急王事也思父母情也急公事義也序所謂勉之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

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註周之盛德當殷也詩直言公子信厚如麟耳序多言之時者以公子為麟即如古有麟之時矣通文王之德而應之以麟者

麟之趾振振公子傳振振信厚也箋與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註麟以與公子語未足麟走獸走

振然信厚感于上則應于下故序云關雎之應也于嗟麟兮傳于嗟麟兮于之信厚直如麟然

麟之定振振公姓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疏題類也麟以其額次見其角故此言之定下章言之角也于嗟麟兮

也故復嗟歎以足之但言信厚未及如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註凡

有角者必觸物惟麟之角端有肉而不觸是其德之信厚也若然則上言趾者表其不踐生物亦信厚也言定者表其行中規旋中矩是禮修于嗟麟兮

而見于容貌也皆有取義于嗟麟兮

麟趾三章章三句

卷一

士

毛詩說卷一

男埶校字

毛詩說卷二

平湖孫燾學

國風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

均壹之德如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鵲也鳩也鵲巢鳩居也鵲巢不自爲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與焉與者鵲巢因鵲

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

之室德亦然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御之謂嫁於諸侯送御皆百

乘之御之也言夫人有德禮迎其備

兩御夫家迎之也言夫人有德禮迎其備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言有之者謂來居處之

毛詩說

子于歸百兩將之傳將送也鵲巢父母家人送之也此夫

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

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鵲巢之子于歸百兩成

之傳能成百兩之禮也鵲巢之子于歸百兩成

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以鵲巢有均

一之德申說序德如鵲巢毛意當然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子以采芣于沼于沚傳芣芣蒿也于沼于沚猶也公侯

求備焉沼沚猶芣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非芣也箋于以

猶言往以也執芣者以豆薦之祭事也箋言夫人

言往相與采此芣於何處采之乎於沼沚於沚之旁

采之也既采之爲茹往相與用此芣茹因何事用之乎則

用之也以猶與也

子以采芣于沼之中傳山夾水曰沼沼之中亦

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說祭必於宗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敬也夙早也箋

婦髮髻主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

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每言喻不斥言也言先祭之失我

人之首飾以被僮僮然練敬早夜在事及事畢將去服展

其燕寢無罷倦也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嘒嘒聲也阜螽常羊也趨趨

行隨從君子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

嘉時以禮相求呼嘒嘒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趨趨然

鳴而從之猶大夫妻待君子禮求而行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傳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止

君子憂心惓惓傳惓惓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傳說服也

服也謂服降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傳薇菜也亦既覯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傳說服也

君子我心傷悲傳傷女之悲者已離父母而思相離也未見

當君子否念及父傳父之悲者已離父母而思相離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傳說服也

既無憂則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

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傳蘋大萍也濱厓也與也言往相與采此蘋也南者據澗

毛詩說 卷二

南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疏藻聚

南澗言行潦之上流行之水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錡

錡釜屬有足曰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

廟之時則置設之于牖下傳於宗廟莫於牖下祭於大夫祭宗

西南隅暗故為牖以道日光去牖近故謂之牖下公羊傳

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室即廟也故傳云宗室

大宗之廟此詩主言大夫祭助大夫祭傳兼言上者以蘋

藻士亦通用故廣言之欲見召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

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簠簋錡釜醴醢也少

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特用魚羞之

以蘋藻誰其主此祭乎則有齊敬之少女實大夫妻耳

而本之季女取微主也謂未出嫁時父母以禮教之故今

為大夫妻能循其少小為女時之法度以助夫祭祀也王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疏諸國雅正經皆

伯者召伯臣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

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憇傳憇息也

毛詩說 卷二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說傳說舍也謂止舍義一也首章欲急

明召伯不煩百姓故言茇茇草也謂草中止舍此棠上義

不更言草矣此勿剪勿伐勿拜疏無正訓嚴氏祭曰取謂殘壞

之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始則相成不可斬伐

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

相愛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

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毛義當然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傳言女貞男暴者非文王之化被如

遇暴男耳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也厭浥濕意也行道

夜莫也傳言厭浥然而濕道上有露之時豈不有早風而

行者乎言有是或早或莫而行也我則謂道中之露多懼

早夜之濡已故不行以與舊俗相沿人亦有犯禮而行者我則謂有汗辱故不敢此述貞女之意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也女之無家似有室者速召獄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也女之無家似有室者速召獄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毛詩說

其意次陳其辭不及召伯之聽訟者聽訟之明不足為召

公美詩之本意欲見文王之化行女子貞信守禮能拒彊

男耳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

自公委蛇委蛇

出其在朝也所行無不正可蹤跡而效之服羔羊之裘無愧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

羔羊之縫素絲五緇

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毛詩說

斯莫敢或違

之方無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

斯莫敢或違